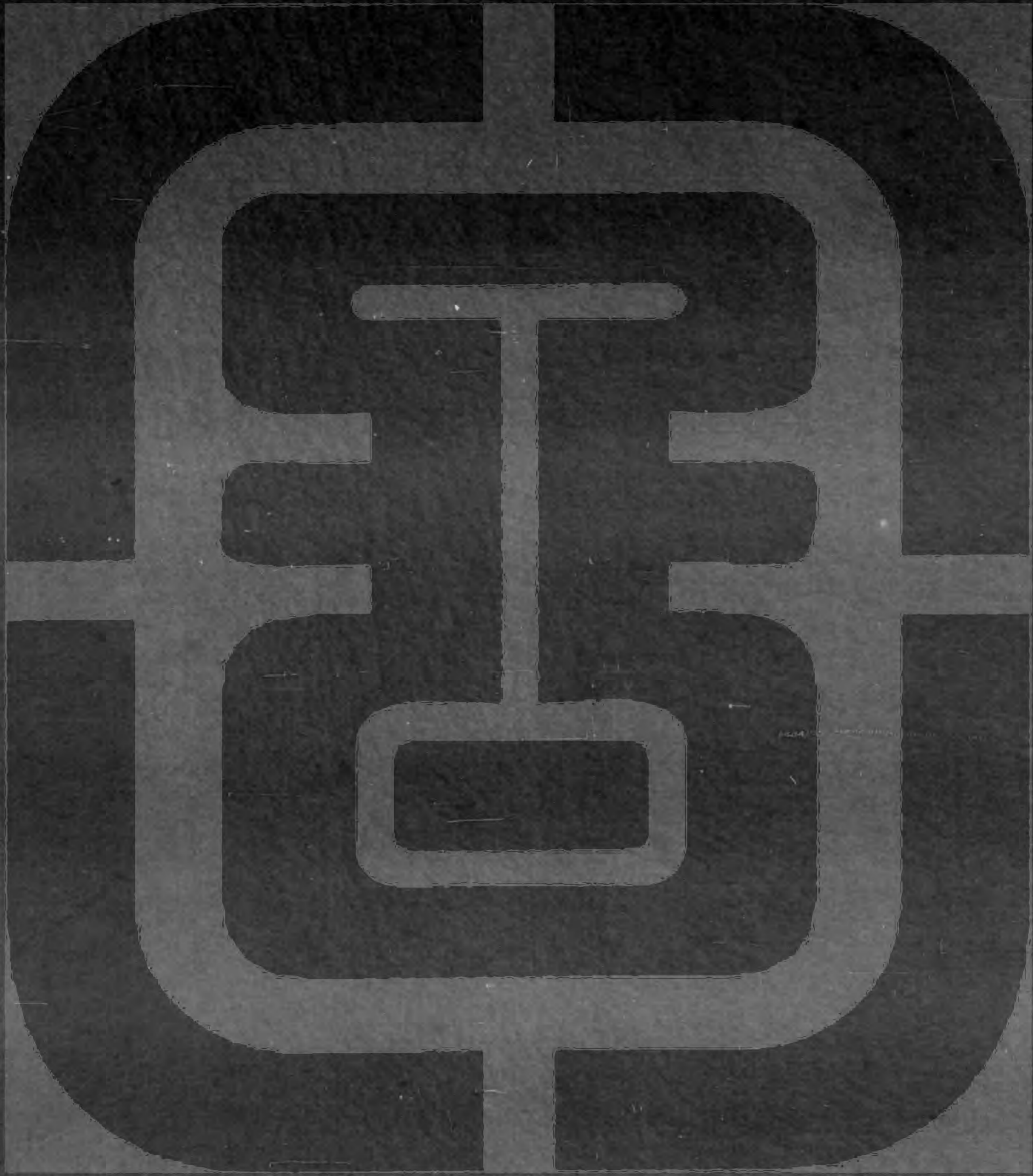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第六十冊



藝圃擷餘

類此一變也自此發明吳郡王世懋著

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為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他率因觸物比類宜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無定以故說詩今者人自為見若孟子荀卿之徒及漢韓嬰劉向等或因事傳會或旁解曲引而春秋時王公大夫賦詩以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為之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惟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擊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歸次則阮公詠懷亦自深於寄托潘陸而後雖為四言

詩聯比牽合蕩然無情蓋至於今餞送投贈之作七
言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牽極矣
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
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夫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詩卽景
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一家言未盡古今之
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爲宏肆多生情
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
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爲用矣剪裁之妙千古

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
極七言猶以閒雅爲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
雅音馬淳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
後而欲令人毀靚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
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事顧
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使如禪
家云轉法華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
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
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朝越宋繼

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爲之也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塵卽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况此道乎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者摘瑕者因而酷病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語者

既知是瑕不妨併去如太史公蔓辭累句常多班孟堅洗削殆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今以古人詩病後人宜避者略具數條以見其餘如有重韻者若任彥昇哭范僕射一詩三壓情字老杜排律亦時誤有重韻有重字者若沈雲卿天長地闊之三何至王摩詰尤多若慕雲空磧玉靶角弓二馬俱壓在下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點檢處必不可借以自文也又如風雲雷雨有二聯中接用者一二三四有

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爲法邪此等病盛唐常有之
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卽景後必下意也又其最隱者
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
壺俱歷末字岑嘉州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
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
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巖前在彼正
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擲揄至於失嚴之句摩詰
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陷
如吾人不能運使自誦不流暢不爲可也至於首句

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六臣註文選極
鄙繆無足道乃至王導謝元同時而拒苻堅諸如此
類不少惟李善註旁引諸家句字必有援據大資博
雅然亦有牽合古書而不究章旨如曹顏遠思友人
詩清陽未可俟善引詩以爲清陽婉兮人之眉目閒
也然於章法句法通未體貼其詩本言霖潦元陰與
歐陽子別句朔而思之甚故曰褰裳以應潦也清陽
未可俟猶曰河清難俟耳蓋以清陽反霖潦元陰也
其意自指日出或卽青陽而誤加三點如上褰裳誤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四 文詩
作寒裳字耳何必泥毛詩清陽令句不可解耶又如
晨風之訓爲鳳而李陵晨風自從風解翠微者山半
也古詩亦有別用者豈可盡泥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
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
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絲變如四詩之有變風
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
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
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歷以後其閒逗漏

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
磻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閒矣至於大歷十才子其閒
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
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
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
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爲大家特高於
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爲盛唐
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則

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爲掩瑕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何要曰無露句耳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隱然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搏剝遐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慎之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然

惟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不知苦癖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後世律不爲不知律尙不工豈能工古徒爲兩失而已詞人拈筆成律如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日吟哦常恐失卻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搖手不敢輕道李西涯楊鐵崖都曾作過何嘗是來

唐人無五言古就中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骨者得杜工部四語曰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不必其調云何而直是見道者得王

右丞四語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
黃屋如喬林

太白遠別離篇意最參錯難解小時誦之都不能尋意
緒范得機高廷禮勉作解事語了與詩意無關細釋
之始得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肅宗卽位
靈武元宗不得已稱上皇迎歸大內又爲李輔國劫
而幽之太白憂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事
亦有可疑曰堯舜禪禹罪肅宗也曰龍魚鼠虎誅輔
國也故隱其辭托興英皇而以遠別離名篇風人之

體善刺欲言之無罪耳然幽囚野死則已露本相矣
古來原有此種傳奇議論曹丕下壇曰舜禹之事吾
知之矣太白故非創語試以此意尋次讀之自當手
舞足蹈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轂之海
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鷲至使人厭余謂學于
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尙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結
搆自爲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人各自以意象聲響
今得之政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成
爲韓爲柳吾卻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子遠

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既
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衍
為眾律然聯雖秀出意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無
餘於是別生枝節而傳會或即一意以支吾掣衿露
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牀貧儉之才彌窘所以秋
興八首寥寥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忽
悟少陵諸作多有漫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興不局豈
非柏梁之餘材矧為別館武昌之剩竹貯作船釘英

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談藝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
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拈出亦見精嚴然吾以
為皆非妙悟也作詩到精神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
覺痕迹縱使一句兩入兩句重犯亦自無傷如太白
峨眉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日為絕唱殊
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休文三尺法也古今犯
者不少甯盡被汰邪

于鱗選唐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為第

學海類編
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鱗不止擊節奏時明月四字耳
必欲壓卷還當於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黃河遠上
二詩求之

晚唐詩菱薈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
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
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
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
捉著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
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唐宋詩之徑

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自傳初盛有
稱大歷而下色便赧然然使誦其詩果爲初邪盛邪
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
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
詩人如溫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
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
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遯迹詩第二句下

學淵類編
一拗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古
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一山
字四不合也余謂必有誤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
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四失矣余兄大喜遂以書藝
苑卮言余後觀郎士元詩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
林乃元襲用頌詩益以自信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且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郎士
元詩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合掌可笑高
仲武乃云昔人謂謝眺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阻

矣若謂出於譏戲何得入選果謂發端工乎謝宣城
地下當爲撫掌大笑

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後題鳳凰臺古今目爲
勅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慷慨差足勝
耳然余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不能及卽結語亦
大有辨言詩須道與比賦如日暮鄉關興而賦也浮
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爲
當乎日暮鄉關烟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愁
耳故曰使人愁烟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

逐客自應愁甯須使之青蓮才情標映萬載甯以余
言重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爲此詩不逮非一
端也如有罪我者則不敢辭

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之句
膾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風詩云日落山水靜爲君起
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優劣
也

錢員外詩長信宜春句於晴雪妙極形容膾炙人口其
源得之初唐然從初竟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何

者愈巧則愈遠

杜必簡性好矜誕至欲衙官屈宋然詩自佳華於子昂
質於沈宋一代作家也流芳未泯乃有杜陵鬯其家
風盛哉然布衣老大許身稷契屈宋又不足言矣一
日偶誦賈島桑乾絕句見謝枋得註云旅寓十年交
游歡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渡桑乾而
望并州反以爲故鄉也不覺大笑拈以問玉山程生
曰詩如此解否程生曰向如此解余謂此島自思鄉
作何曾與并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并州遠隔故鄉今

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并州且不得住何況得歸咸陽此島意也謝註有分毫相似否程始歎賞以爲聞所未聞不知向日聽夢中語耳

古人云秀色若可餐余謂此言惟毛嬙西施昭君太真曹植謝眺李白王維可以當之而司馬長卿夫婦各擅尤以爲難至于平原清河急難竝秀飛燕合德鸞生雙絕亦各際其盛矣近世無絕代佳人詩人乃似不乏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眾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竝稱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尙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所謂成一家言斷在君采稚欽之上庭實而下益無論矣

高季迪才情有餘使生宏正李何之間絕塵破的未知鹿死誰手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餘業不中與

高作僕

子美而後能爲其言而真足追配者獻吉于鱗兩家耳以五言言之獻吉以氣合于鱗以趣合夫人語趣似高於氣然須學者自詠自求誰當更合七言律獻吉求似於句而求專於骨于鱗求似於情而求勝於句然則無差乎曰噫于鱗秀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於高處失穩明卿詩多於穩處藏高與于鱗作身後戰場未知鹿死誰

手

家兄讞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便自旗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青州而後情景雜出似不必盡宗矣

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沈思久之如瓠水去窒亂絲抽緒種種縱橫全集卻於此時要下剪裁手段甯割愛勿貪多又如數萬健兒人各自爲一營非得大將軍方略不能整頓攝服使一軍無譁若爾朱榮處貼葛榮百萬眾求之詩家誰當爲比

生平閉目搖手不道長慶集如吾吳唐伯虎則尤長慶

之下乘也閻秀卿刻其悵悵擁鼻二詩余每見之輒
悵悵悲歌不已詞人云何物是情濃少年輩酷愛情
詩如此情少年那得解友人張伯起詩云而今秋老
春情薄漠漠寒江水自流袁魯望亟爲余稱之伯起
於是時年僅強立其於情故早達此道中項橐甘羅
也今伯起風流如故而魯望已數載異物悲夫

世人厭常喜新之罪夷於貴耳賤目自李何之後繼以
于鱗海內爲其家言者多遂蒙刻駭之厭驟而一士
能爲樂府新聲倔强無識者便謂不經人道語目曰

上乘足使耆宿盡廢不知詩不惟體顧取諸性情何
如耳不惟性情之求而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日不
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陳之粟乎嗚呼才難豈惟才
難識亦不易作詩道一淺字不得改道一深字又不
得其妙政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

嘗謂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
之語畏難怯思卽以充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下
輿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沈思忽至種種
真相見矣

閩人家能佔畢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高廷禮唐泰輩
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論季
迪其後氣骨峻峻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鄧善夫耳
其詩雖多摹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林尙書貞恆修
福志志善夫云時非天寶地靡拾遺殆無病而呻吟
云至以林鈇傳汝舟相伯仲又云鈇與善夫頗爲鄉
論所訾過矣閩人三百年來僅得一善夫詩卽瑕當
爲掩善夫雖無奇節不至作文人無行殆非實錄也
友人陳玉叔謂數語卻中善夫之病余謂以入詩品

則爲雅譚入傳記則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林公余
早年知己獨此一段不敢傳會此非特爲善夫亦爲
七閩文人吐氣也

藝圃擷餘終

存餘堂詩話

明 盤石山樵朱 承爵

古樂府命題俱有主意後之作者直當因其事用其題始得往往借名不求其原則失之矣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叙烈女事至於太白名家亦不能免此病鄭樵作樂略叙云然使得其聲則義之同異又不足道樵繆矣彼如饒歌二十二曲中有朱鷺曲由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為詩作者必因紀祥瑞始可用朱鷺之曲相和歌三十曲內有東門

行乃士有貧行不安其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畱之
願同餽糜不求富貴作者必因士負節氣未伸者始
可代婦人語作東門行沮之餘不能盡述各以類推
之可也樂府解題一書著之甚詳

謝朓詩如暫使下都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金波
麗鳩鵲玉繩低建章如登三山云白日麗飛甍參差
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皆吞吐日月摘躡
星辰之句故李白登華山落鴈峰有云恨不攜謝朓
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詩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
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蜀本所刻者得九十又二遺其八近
世所傳百首皆備蓋好事者妄以他人詩補之殊爲
亂真也中有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
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
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正曲內官簾外送櫻
桃此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
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

天後宮詞也閒吹玉殿昭華管醉折黎園縹帶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此杜牧之出宮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此牧之七夕詩也寶杖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夜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鑪欲熱薰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樹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此夢得魏宮二首也近讀

趙與時賓退錄其所拾建遺詩七首則是忽地金輿向日陂內人接著便相隨卻回龍武軍前過當殿發開眠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鍼夜勅賜新恩乞巧樓春來晚困不梳頭嬾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花階上坐簸錢贏得兩三籌彈棋玉指兩參差階局臨虛鬪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牀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沈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

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進雲漿高殿無風扇小涼每到
日中重掠鬢衩衣騎馬遶宮廊彼又云得之于洪文
敏所錄唐人絕句中文敏所得又不知其何所自也
觀其辭氣要與九十二首爲類前所贗足者每每見
於諸人集中惜今尙缺一

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構室宇巧結臺榭以爲他日遊
息宴閒之所然而宦況悠悠終不獲享其樂是誠可
悲也因記白樂天有詩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
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乃知樂天之詩真達者之

詞也

天廚禁鬱說琢句法有假借格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
秋風五峰寒不下萬木幾經秋皆以秋對下因尋樵
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
對子閒聽一夜雨更對柏巖僧以一對柏住山今十
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遷余謂古人琢句亦或未嘗
用意至此論詩者不幾於鑿乎

張靈字夢晉吳中名士也早歲功名未偶落魄不羈寄
情詩酒閒臨終之前三日作詩云一枚蟬蛻榻當中

命也難辭付大空垂死尙思元墓麓滿山寒雪一林
松後一日又作詩云彷彿飛魂亂哭聲多情於此轉
多情欲將眾淚澆心火何日張家再托生二詩可以
想見其風致亦足悲夫

王水部伯安正德閒言事謫閩中過溪覆舟幾厄時有
漁人泛溪中拯之上山方徘徊閒適遇一道者自稱
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僊翁也
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
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誇

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樽

醉夕曛

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韻摹寫極工中有看嫌經字小不
免是老僧脚軟怕鞦韆不免是老婦

題目詩最難工妙如東坡爲俞康直郎中作所居四詠
中有退圃詩一首云百丈休牽上瀨船一鉤歸釣縮
頭編園中草木知無數獨有黃楊厄閏年其於退字
略不發明而休牽上瀨歸釣縮頭黃楊厄閏則曲盡
退字之妙此詠題之三昧也

茗溪漁隱評昔賢聽琴阮琵琶箏諸詩云大率一律初
無的句互可移用余謂不然聽琴如昌黎云喧啾百
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
強歐陽文忠公云諷諷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
凜冽黃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
淡薄三盤語丁甯東坡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
折亮以清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聞君勿嗔山谷
云孝子流離在中野羈臣歸來哭亡社空牀思婦感
蠨蛸暮年遺老依桑柘自是聽琴詩如曰聽琵琶吾

未之信也聽琵琶如白樂天云大絃嘈嘈如急雨小
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閒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元微之云月寒
一聲深殿磬驟彈曲破音繁併歐陽公云春風和煖
百鳥語花閒葉底時丁丁王仁裕云寒敲白玉聲何
緩煖逼黃鶯語自嬌自是聽琵琶詩如曰聽琴吾不
信也如山谷聽摘阮云寒蟲催織月籠秋獨鴈叫羣
天拍水楚國羈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以爲聽
琴似傷於怨以爲聽琵琶則絕無豔氣自是摘阮也

歐陽公聽箏云絃蠻巧轉花閒舌嗚咽交流冰下泉
絃蠻之語可移以詠琴乎東坡聽箏云喚取吾家雙
鳳槽遣作三峽孤猿號孤猿號之語可移以詠琵琶
乎自是聽箏也

吳文定公

原博

詩格尚渾厚琢句沈著用事果切無漫
然嘲風弄月之語其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
冠步澀頻扶白玉闌爲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
勝寒飢烏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踏又殘莫向都人
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君憂國感時念物之

情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縞素灞橋驢背自是閒

話頭

詩家評盧仝詩造語命意險怪百出幾不能解余嘗讀
其示男抱孫詩中有常語如任汝惱弟妹任汝惱姨
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殊類古樂府語至如直
鉤吟云文王已沒不復生直鉤之道何時行亦自是
平直殊不爲怪如喜逢鄭三云他日期君何處好寒
流石上一株松亦自是恬澹殊不爲險

吳人黃省曾氏刻劉義詩其跋語云假太原少傅祕閣

本校正一十二字始得就梓其用心亦勤矣余家舊藏本古律類分三卷有自問一首云自問彭城子何人接汝顛酒腸寬似海詩膽大於天斷劍徒勞匣枯琴無復絃相逢不多合賴是向林泉今黃本所遺昔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嘗載宋太素尚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鬧渴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續心和夢尙狂猶今改題品不號醉爲鄉放翁以爲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近浙舉子張傑子興亦有中酒詩云一枕春寒擁翠裘試呼侍女爲扶

頭身如司馬原非病情比江淹不是愁舊隸步兵今作敵故交從事卻成讎淹淹細憶宵來事記得歸時
半月滿樓余謂比太素更詳切有味

中吳文徵仲寄義興杭道卿有詩云坐消歲月渾無跡老惜交遊苦不齊唐子畏解元詠帽有詩云堪笑滿中皆白髮不欺在上有青天人多傳誦及讀李太師懷麓堂稟上元客罷云春回花柳元無跡老向交遊卻有情謝人惠東坡巾云分明木假山前地不媿烏紗頂上天其氣味每相似

學海類編
作詩凡一篇之中亦忌用自相矛盾語東坡有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評之云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

李太白鳳凰臺詩昔賢評爲千古絕唱余偶讀宋郭功父詩得其和韻一首云高臺不見鳳凰遊浩浩長江入海流舞罷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尙盈邱風搖落

日催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芳草向人愁真得太白逸氣其母夢太白而生是豈其後身耶

李文正公懷麓續稿五月七日 秦陵忌晨詩云 祕殿深巖 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生在 帝里金湯舊業存 舜殿南風難解愠 漢陵西望欲銷魂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門讀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

唐人送宮人入道詩文苑英華共載五首中有張蕭遠

學海類編
一首云捨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而立階墀金丹擬
駐千年貌玉指休勻八字眉師主與收珠翠後君王
看戴角巾時從來宮女皆相妒聞向瑤臺盡淚垂猶
覺婉切可誦

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味如曰
孫康映雪寒窗下車允收螢敗帙邊事非不覈對非
不工烏是何言哉

張繼楓橋夜泊詩世多傳誦近讀孫仲益過楓橋寺詩
云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

邊寺欹枕猶聞夜半鐘亦可謂鼓動前人之意矣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

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

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耶

溫庭筠商山早行詩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歐陽
公甚嘉其語故自作鳥聲茅店雨野色板橋春以擬
之終覺在其範圍之內

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此劉禹錫賀晉公
畱守東都詩也其遠大之志自覺軒豁可仰

余嘗見石刻一詩云客懷耿耿自難寬老傍京塵更鮮
歡遠夢已回窗不曉杏花風度五更寒雖小詩亦自
飄逸可愛後題盧蹈衷父字畫出入蘇米久未知其
履歷近讀渭南集乃知其爲夾江人佳士也

近見寒山子一詩云有人兮山陁雲卷兮霞纓秉芳兮
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昔
人以爲無異離騷寒山子唐人豈亦楚狂沮溺之流
歟

余家舊藏顧仲瑛詩帖一紙乃次韻劉孝章治中邀夏

仲信郎中遊永安湖詩二首字畫絕工楊鐵崖先生
嘗和之中有一聯云啄花鷺坐水楊柳雪藕人歌山
鷓鴣極爲鐵崖所稱許仲瑛家饒於財而豪狹不羈
詩筆乃其餘事中吳楊禮曹支硎先生跋其後云吾
家鐵崖先生平日豪氣塞雲漢未嘗輕易假人以稱可
語今爲仲瑛拈出一聯低頭遜避乃知先生日中自
有人也然仲瑛之作如此二篇者誠亦甚少宜先生
之駭嘆也仲瑛在當時能以俠勝詩筆特其餘耳今
求斯人又何可得家有數百頃田被新衣駕大舫赫

學海類編
赫買冠帶欺鄉里愚民彼視文事爲何物然則雖有
吾家先生當何所詣哉讀支硎之跋益增景行之思
云

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象亦或與詩略有不同句
欲敏字欲捷長篇須曲折三致意而氣自流貫乃得
近讀宋人詠茶一詞云鳳舞團團餅恨爾破教孤另
愛渠體淨隻輪漫輶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分
酒病味濃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
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其亦可謂妙于

聲韻得詠物之三昧也

存餘堂詩話終

夷白齋詩話

明

吳郡顧元慶

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沈潛之物故云

古樂府云金銅作蓮花蓮子何其貴攤門不安鎖無復相關意石闕生口中含悲不得語石闕古漢時碑名故云

元釋溥光字元暉俗姓李氏特封昭文館大學士榮祿

學海類編
大夫賜號立悟大師有二絕句云螭螟殺敵蛟眉上
蠻觸交爭蝸角中何異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裏鬪英
雄豆苗鹿嚼解烏毒艾葉雀銜奪燕巢鳥獸不曾看
本草語知藥性是誰教詩亦奇拔恨不多見
怒氣號聲迸海門州人傳自子胥魂天排雲陣千家吼
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報晨
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米元章詠潮
詩書既遒勁詩亦雄壯所謂邁往凌雲之氣蓋可見
矣

張旭春草帖云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動寒墟情
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中一鴈書集所不載
李賀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誰澆趙州土得非黃金
鑄范蠡之意耶

江西宸濠謀逆武宗親征既得凱旋駐蹕金陵復渡江
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賜絕句十二首公又有應
制律詩四首應制賀聖武詩絕句十二首編爲二卷
名車駕幸第錄公自敘謂虞廷賡歌之後古帝王有
以詩章寵臣下者不過一篇數言而止未有聯章累

贖若是其盛者至於屈萬乘之尊在位者或有之然亦鮮矣若罷政歸休者爲尤鮮或有之豈有至再至三如今日者乎守溪王公鏊有四絕句云相國移家江水湄金山望幸已多時太平金鏡無由進願得迴鑾一顧之趙普元爲社稷臣君臣魚水更何人難虛雪夜相過意海錯尤堪佐酒巡北固山前駐翠華慙慙來訪相臣家太湖怪石慙多幸也得相隨載後車賡歌千載盛明良宸翰如金更煒煌漫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

西涯先生在内閣時詩云六年書詔掌泥封紫閣春深近九重階日暖思吟芍藥水風涼憶種芙蓉登臺未買黃金駿補袞難成五色龍多病益愁愁轉病老來歸興十分濃音節渾厚雄壯不待雕琢隱然有臺閣氣象此其所以難及也至於樂府尤妙其題與句篇篇自有新意古人所未道者

皮日休有文藪載詩數首陸龜蒙有笠澤叢書詩亦不多其詩俱在松陵唱和集内三集共覽方爲二公全書今刻甫里集併之豈前書之本旨乎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
又移茆屋入深居此唐人詩也余見王叔明畫此詩
意并篆此詩畫上隱者廉潔之風宛然可掬恨不載
見臨之耳

王文恪公整自內閣歸時石田先生病亟遣人問之答
詩云勇退歸來說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
多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字墨慘淡難識遂爲絕筆
後二日而卒今集中不載

大司徒邵二泉寶乞歸終養上疏不允其詩云乞歸未

許奈親何帝里風光夢裏過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
天遠白雲多客囊衣在縫猶密驛路書來字欲磨聖
主恩深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讀之令人感動激
發最爲海內傳誦

祭酒莊渠魏公校樗僊謝時臣將畫莊渠圖奉公公曰

此小景不足煩大筆天下有大四景不識肯留意否
乎願先包羅於胷中而後運於筆端人仰而望太陽
豈能睹其真體惟泰山之上有日觀峰者夜半可以
眺而見浴日彌望如鋪金者海也綠色微茫中有若

擊電者海島溪山相間也金色漸淡日輪浮動水中
如大玉盤適海濱望而見海日是矣登天台之顛曰
華頂者乃知此特小海耳諸山環列外乃爲大海文
公嘗同南軒登衡山絕頂晨起遙見霧氣在下若大
瀛海遠山高者僅露其頂有飛動之勢自謂天下奇
觀吾嘗以問顏石屋答曰我以為混沌也太山有日
觀者觀日於未出也有月觀者觀月於已沒也長安
觀者西望秦關諸山也越觀也者南望會稽諸山也
衡山有七十二峰亦有日觀月觀不及泰山者當卯

位也長江萬里人言出於岷山而不知元從雪山萬
壑中來山亘三千餘里特起三峰其上高寒多積雪
朝日曜之遠望晃若銀海杜子美草堂正當其勝其
詩曰窗含西嶺千秋雪是也余謂公稟天地之正氣
融而爲江河結而爲山岳言而爲有聲之絕景矣丹
青之士安能措筆哉

衡山文先生

徵明

有病起遣懷二律蓋不就甯藩之徵

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外詩云潦倒
儒宮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閒敢言冀北無良馬深

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
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經時臥病斷經
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
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
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甯藩敗凡應辟者崎嶇
萬狀公獨晏然始知公不可及也

李南所先生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交
遊日惟獨憑几焚香玩易而已所居之室扁曰學
易處其於死生禍福之說尤為洞達嘗有詩云一室

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山僧不緣懶出忘巾櫛免
得時人有愛憎年七十二病亟家人迎醫閉目搖手
曰數盡矣畱連何益竟坐逝嘉靖壬辰六月十七日
也

唐人詩有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總輸僧有人易
數字云莫怪為僧心不了為僧不了也輸僧出家舍
去愛緣總未能超悟上乘視塵中造業者已霄壤矣
唐人秦韜玉有詩云地衣鎮角香獅子簾額侵鉤繡屏
邪後山有壞牆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韜玉

學海類編
可謂狀富貴之象於目前後山可謂含寂寞之景於
言外也

閩陳侍御

琳

與南畿學政甚得士子心正德閒以諫去

國諸生中獨朱良育送詩最爲傳誦其詩云春風露
冕出郊原落日停驂望國門抗疏要談天下事謫官
應過海南村湯湯江漢羈臣淚納納乾坤聖主恩歷
試古來名節士爲言身屈道尤尊識者以爲不下李
師中送唐御史也

越僧

某

索畫於石田翁嘗寄一絕云寄將一幅剡溪藤

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箇看雲
僧石田欣然畫其詩意答之余謂僧詩畫矣何以圖
爲

陳可與讀書虎邱嘗作歌招余其略云山人早掛席訪
我山中客清夜焚妙香蘿月灑石壁寒泉煮石鐺細
酌話疇昔又云山人山人招不來白日下界多塵埃
牛毛世事幾時開一物於我何有哉余嘗乘月泛舟
訪可與虎邱精舍又贈余詩有山中正思爾良夜喜
相過之句戊子五月可與病亟屬皇甫子浚誌銘屬

金懋仁葬事屬余刻其詩今墓木已拱矣負此重托
言之於邑

吳僧月舟索米口號去歲河橋冰凍有米無人相送今
日月舟上門莫作一場春夢可謂以文滑稽者也

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繞柴門種來松樹高於屋

借與春禽養子孫此葉唐夫先生江村詩也先生生

於洪武閒家於江村橋故有是作其詩多警句此尤

可喜云

孫一元歸雲菴詩沙清竹碧鷗出飛野老候余開石扉

古之人但言柴扉荆扉竝無石扉之理如漢人發哀
公冢云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
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
鎖鑰一元好奇初不知石扉乃墓中石門耳故詩貴
乎允當

天順閒癸未禮部災時御史焦顯爲監臨官後人詩云
先兆或從焦御史未然奎燄可爲災

解元唐寅子畏晚年作詩專用俚語而意愈新嘗有詩
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起來就寫青

山賣不使人閒造業錢君子可以知其養矣

南方諺語有長老種芝麻未見得余不解其意偶閱唐詩始悟斯言其來遠矣詩云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胡麻卽今芝麻也種時必得夫婦兩手同種其麻倍收長老言僧也若獨種必無可得之理故云

杜東原先生嘗云繪畫之事胷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啓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晉唐之人以爲玩物適情無所關係若曰黼黻皇猷彌

綸治具至於圖史以存鑑戒豈無所關係哉陳後山詩云晚知詩畫真有得卻悔歲月來無多亦此意也虎邱石壁舊有景仁自中朝持劍南東州節道出姑蘇飲餞於虎邱其題名云遠峰沐雨幽軒進風古木晝陰野禽春聲葺鱸餐季鷹之高劍潭弔闔閭之古墓酣而世慮忘酒竟而別愁起促駕言歸援毫以識紹定五年四月二十日余少時尙及見之今蘚苔漫滅竟不知在何處姑識之

吳興王雨舟濟人物高遠奉養雅潔刻意詩詞其所著

有宮詞一卷有水南詞一卷有谷應集有鐵老吟餘
其宮詞尤蘊藉可喜姑舉其一二染指可知鼎中之
味矣其詞云駕幸長春二鼓時提燈馳報疾如飛上
房供奉忙多少才拭龍牀布地衣昨日閩中進荔枝
君王親受幸龍池先將竝蒂承金盒密賜修儀盡不
知錦標奪得有誰爭跪向君王自報名宣索宮花親
自插連呼萬歲兩三聲餘皆類此

唐羅鄴詩云人間若筭無榮辱卻是扁舟一釣翁頃見
王仲深詩云青山無處避征徭十載書囊到處挑欲

買釣船湖上隱近來漁課又難饒由此觀之我朝之
釣翁不及唐遠甚矣唐之漁翁可以置榮辱於度外
今之釣翁則爲多事人矣

沈醉茶卿隱居許市其詩攻研澄潔有出塵之格嘗寄
余山居雜興詩如云鶴病晚山碧僧來落葉黃如云
隔花水亂響中酒人高眠如云花好不出戶雨來還
舉觴如云酒醒芳草遠病起落花多如云隱几亂山
晚閉門流水來惜乎天不假年人無知者

余少時嘗聞常熟一暴富者與鄉人方交易買田有一

道人來乞食主人怒其擾聒呵出之道人書一絕於其壁云多買莊田笑汝癡解頭糧長後邊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孫賣與誰近來吳中多田之家卽僉糧長州司取剝賠償終則箠楚禁錮連年莫脫其勢不至傾家蕩產不止也是以人懲其累有知者皆不售田吳人所以畏役如畏死道人之言切中時禍不獨爲常熟發也

山居集者岳潭河

岱

隱山居而作也詩凡三十八首體

裁不一其警策如伐竹云萬竿同蔽日數畝不分烟

如淨明寺云方丈畱鶯語山門待馬蹄題余水亭云竹深雲日細江滿芰荷高山居云豆熟藏山兔荷高宿雨蟬七言如暮秋遊眺云村居繚繞寒原外林鳥縱橫夕照前如山夜喜晴云疏雲落木明星動過雨空庭暗水鳴如姜憲副過訪云石門落葉鳴鶻馱澗道芙蓉響蟋蟀皆清健可喜山居在陽山西之白龍塢其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尤爲幽絕余嘗題其壁云山中少鄰竝來往卽君家逕上自生竹牆隅亦種花脫巾漉濁酒敲火試新茶幾度長松下論文意

自嘉又絕句云竹裏茆堂帶激湍清風日日報平安
主人風雅輕文組只恐君王畫去看

拯人之危大是好事古人能行之者如山陽張儉亡抵
孔褒不遇其弟融時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見儉有
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後事泄融
一門爭死竟坐襃近世親戚故舊略有毫髮利害依
附惟恐累己不一引手援反擠之又下石者皆是也
有寄周岐鳳詩云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
融

西湖飛來峰石上佛像是勝國時楊璉僧琢也下天竺
堂後壁是王叔明畫其剝落處近世孫宰子補之也
方棠陵豪自秋官慮囚江南歸省過杭憩西湖之天
竺乃索筆而題之曰飛來峰天奇也自楊總統琢之
則天奇損矣叔明畫人奇也自孫宰子補之則人奇
索矣知二者迺山中千古不平之疑案子法官也不
翻是案何以服人余嘗寓西湖之上每棹舟觀天竺
畫壁未嘗不窮日而返今爲回祿取去不可得見矣
惜哉

廬山陳氏有甲秀堂帖宋淳熙年所刻有李太白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一章在內宋人品爲馬子才僞作今見其筆迹非僞矣字畫豪放書畢後題曰吾頭懵懵醉後書此賀生爲我辨之汝年少眼明

高廟咏菊詩云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徧身穿就黃金甲一統鴻基兆此矣南濠都先生穆少嘗學詩沈石田先生之門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對其詩云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

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以燈字爲春字南濠不覺悅服

江夏吳偉齠年收養湖省布政錢昕家侍其子於書齋中便取筆畫地作人物山水之狀弱冠居金陵其畫遂入神品未嘗究以吟咏達所欲言若有超悟嘗題自畫騎驢圖詩云白髮一老子騎驢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惜不多見

陸子元大本洞庭涵村世家晚歲業書浮沈吳市中嘗刻漫橐中有寄余詩其聯云屋裏陽山應在席門前

春水欲平橋結云常記尋君過澗墅竹青塘上喚輕
橈道具實也後寓丹陽孫曲水館疾亟抵家卒子元
天性極疏懶好遠遊如在世外亦不多見也

夷白齋詩話終

顧曲雜言目錄

雜劇院本

絃索八曲

西廂

拜月亭

北調傳授

笛曲

填詞有他意

南北散套

時尚小令

雜劇

梁伯龍傳奇

張伯起傳奇

戲旦

填詞名手

丘文莊填詞

白練裙

曇花記

俗樂有所本

舞名

琥珀槌

即俚語

蔡中郎

自俗樂下四條闕

顧曲雜言

秀水沈德符景倩述

雜劇院本

涵虛子所詆雜劇名家凡五百餘本通行人閒者不及

百種然更不止此今教坊雜劇約有千本然率多俚淺

其可閱者十之三耳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定士子優

劣每出一題任人填曲如宋宣和畫學出唐詩一句恣

其渲染選其中得畫外趣者登高第以故宋畫元曲千

古無匹元曲有一題而傳至四五本者予皆見之總只

四折蓋才情有限北調又無多且登場雖數人而唱曲
祇一人作者與扮者力量俱盡現矣自北有西廂南有
拜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至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幾十
倍雜劇然西廂到底不過描寫情感予觀北劇盡有高
出其上者世人未曾徧觀逐隊吠聲咤爲絕唱真井蛙
之見耳 本朝能雜劇者不數人自周憲王以至關
中康王諸公稍稱當行其後則山東馮李亦近之然如
小尼下山園林午夢皮匠參禪等劇俱太單薄僅可供
笑謔亦教坊耍樂院本之類耳 雜劇如王粲登樓韓

信胯下關大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之屬不特命詞
之高秀而意象悲壯自足籠蓋一時至若徻梅香倩女
離魂牆頭馬上等曲非不輕俊然不出房幃窠臼以西
廂例之可也他如千里送荆娘元夜鬧東京之屬則近
粗莽華光顯聖日連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以
至三星下界天官賜福種種喜慶傳奇皆係供奉 御
前呼嵩獻壽但宜教坊及鐘鼓司肆習之并勲戚貴璫
輩贊賞之耳 金若所謂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時五花爨
弄之遺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泛初與雜劇本一

種至元世始分爲兩迨 本朝則院本不傳久矣今尙
院本猶沿宋金之舊也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尙是院
本模範在元末已無人能按譜唱演者况後世乎

絃索八曲

嘉隆閒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蓄家僮習唱一時
優人俱避舍然所唱俱北詞尙得金元蒜酪遺風予幼
時猶見老樂工三三人其歌童也俱善絃索今絕響矣
何又教女鬟數人俱善北曲爲南教坊頓仁所賞頓曾
隨 武宗皇帝入北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

流落無復知其技者正如李龜年江南晚景其論曲謂
南曲簫管謂之唱調不入絃索不可入譜近日沈吏部
所訂南九宮譜盛行而北九宮譜反無人問亦無人知
矣頓老又云絃索九宮或用灑絃或用花和大和鈔絃
皆有定制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且笛管稍長短其聲
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卽各音歇板矣此說
真不易之論今吳下皆以三絃合南曲而又以簫管叶
之此唐人所云錦襖上蓋簔衣顧阿瑛小像詩所云儒
衣僧帽道人鞋也 簫管可入北詞而絃索不入南詞

蓋南初不仗絃為節奏也况北詞中亦有不叶絃索者如鄭德輝王實甫閒亦不免焉今人一例通用遂入笑海嘗見友人以漢隸自誇予謂之曰此不過于真字上加一二飛撇遂柱其名曰隸此名隸楷非隸漢也今南方北曲瓦缶亂鳴此名北南非北曲也只如時所爭尙者望蒲東一食其引子望字北音作旺葉字北音作夜急字北音作紀疊字北音作爹今之學者頗能談之但一啓口便成南腔正如鸚鵡效人言非不近似而禽吭終不脫盡奈何強名曰北老樂工云凡學唱從絃索

入者遇清唱則字窒而喉劣此亦至言今學南曲者亦然初按板時卽以簫管為輔則其正音反為所遏久而習成遂如蝨虱相倚不可暫撇若單喉獨唱非音律長短而不諧則腔調矜持而走板蓋由初入門時不能盡其才也曾見一大家歌姬輩甫啓朱唇卽有簫管夾其左右好腔妙轉反被拖帶不能施展此乃以邯鄲細步行荆榛濫泥中欲如古所云高不揭低不咽難矣若吾輩知音者稍待學唱將成卽取其中一二人教以簫管既諳疾徐之節且助轉換之勞宛轉高低無不如意

矣今有以吹唱兩師竝教者尤舛
元人周德清評西廂云六字中三用韻如玉字無塵內
忽聽一聲猛驚及玉驄嬌馬內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
韻爲難予謂古女仄聲夫字平聲未爲奇也不如雲斂
晴空內本宮始終不同俱平聲乃佳耳然此類凡元人
皆能之不獨西廂爲然如春景時曲云柳絲滿天舞旋
冬景云臂中緊封守宮又云醉烘玉容微紅重會時曲
云女郎兩相對當私情時曲云玉娘粉妝生香徬梅香

雜劇云不妨莫慌我當兩世姻緣云怎麼性大便殺歌
舞麗春堂云四方八荒萬邦俱六字三韻穩帖圓美他
尙未易枚舉蓋勝國詞家高處自有在此特其剩技耳
本朝人周憲王牡丹仙雜劇云意專向前謝天等句
亦元人之亞

拜月亭

何元朗謂拜月亭勝琵琶記而王弇州力爭以爲不然
此是王識見未到處琵琶無論襲舊太多與西廂同病
且其曲無一句可入絃索者拜月則字字穩帖與彈搗

膠粘蓋南詞全本可上絃索者惟此耳至於走雨錯認
拜月諸折俱問答往來不用賓白固爲高手卽旦兒髻
雲堆小曲模擬閨秀嬌憨情態活托逼真琵琶咽糠描
真亦佳終不及也向曾與王房仲談此曲渠亦謂乃翁
持論未確且云不特別詞之佳卽如聶古陀滿爭遷都
俱是兩人曾臆見解絕無奏疏套子亦非今人所解予
深服其言若西廂才華富贍北詞大本未有能繼之者
終是肉勝於骨所以讓月亭一頭地元人以鄭馬關白
爲四大家而不及王實甫有以也月亭後小半已爲俗

工刪改非復舊本矣今細閱拜新月以後無一詞可入
選者便知此語非謬月亭之外子最愛繡襦記中鵝毛
雪一折皆乞兒家常口頭話鎔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
可與古詩孔雀東南飛唧唧復唧唧竝驅予謂此必元
人筆非鄭虛舟所能辦也後問沈甯菴吏部云果曾於
元雜劇中見之恨其時不曾問得是出何詞予所見鄭
元和雜劇凡三本俱無此曲 往年癸巳吳中諸公子
習武爲江南撫臣朱鑑塘所訐謂諸公子且反其贈客
詩云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托朱家實謀反確證

給事中趙完璧因據以 上聞時三相皆吳越人恐
上遂信爲真急疏請行撫按會勘虛實會朱已去任有
代爲解者曰此拜月亭曲中陀滿興福投蔣世隆蔣因
有此句贈答非勅作者因取坊閒刻本證之果然諸公
子獄始漸解王房仲亦諸公子中一人也今細閱新舊
刻本俱無此一聯豈大獄興時憎其連累削去此二句
耶或云拜月初無是詩特解紛者詭爲此說以代聊城
矢耶豈其然乎

北調傳授

自吳人重南曲皆祖崑山魏良輔而北詞幾廢今惟金
陵尙存此調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雲中而
吳中以北曲擅場者僅見張野塘一人故壽州產也亦
與金陵小有異同處頃甲辰年馬四娘以生平不識金
閨爲恨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來吳中唱北西廂全
本其中有巧孫者故馬氏粗婢貌奇醜而聲遏雲於北
詞關捩竅妙處俾得真傳爲一時獨步他姬曾不得其
十一也四娘還曲中卽病亡諸妓星散巧孫亦去爲市
嫗不理歌譜矣今南教坊有傳壽者字靈修工北曲其

親生父家傳誓不教一人壽亦豪爽談笑傾坐若壽復
嫁去北曲真同廣陵散矣

笛曲

今按樂者必先學笛曲如五凡工尺上一之屬世以爲
俗工俚習不知其來舊矣宋樂書云黃鍾用合字大呂
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
應鍾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黃
鍾清用六字大呂夾中清用五字又有陰陽及半陰半
陽之分而遼世大樂各詞之中度曲協律其聲凡十日

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缺其
一以爲猶之雅音之不及商也可見宋遼以來此調已
爲之祖今樂家傳習教字如律詩之有四韻八句時藝
之有四股八比普天不能越獨昧其本始耳

填詞有他意

填詞出才人餘技本遊戲筆墨閒耳然亦有寓意譏訕
者如王漢陂之杜甫游春則指李西涯及楊石 賈南
塢三相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崆峒李中麓之寶劍
記則指分宜父子近日王辰玉之哭倒長安街則指建

言諸公是也又聞湯義仍之紫簫亦指當時秉國首揆
纔成其半卽爲人所議因改爲紫釵而屠長卿之彩毫
記則竟以李青蓮自命第未知果愜物情否耳

南北散套

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但以四折雜劇擅名其餘技
則工小令爲多若散套雖諸人皆有之惟馬東籬百歲
光陰張小山長天落彩霞爲一時絕唱元詞多佳俱不
及也元人俱嫻北調而不及南音今南曲如四時歡窺
青眼人別後諸套最古或以爲元人筆亦未必然卽沈

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皆 本朝成宏閒人又同時

如康對山王漢陂二太史俱以北詞擅場並不染指于
南漢陂初學填詞先延名師閉門學唱三年而後出手
其專精不泛乃如此章邱李中麓太常亦以填詞名與
康王俱石友而不嫻度曲卽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
且不知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吳儂
見誚同時惟臨朐馮海槎差爲當行亦以不作南詞耳
南詞自陳沈諸公外如樓閣重重因他消瘦風兒疏刺
刺等套尙是成宏遺音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

山後爲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今
傳誦南曲如東風轉歲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
大聲與徐髯仙聯句也又東野翠烟銷乃元人子母冤
家戲文中曲今亦屬之時曲訛以傳訛至此且今人但
知陳大聲南調之工耳其北一枝花天空碧水澄全套
與馬致遠百歲光陰皆詠秋景真堪伯仲又題情新水
令碧桃花外一聲鐘全套亦懸麗不減元人 本朝填
詞似無勝之者陳名鐸號秋碧大聲字也金陵人官指
揮使今皆不知其爲何代方人 近代南詞散套盛行

行者如張伯起燈兒下乃依幽窗下舊腔贈一變童卽
席取辦宜其用韻之雜如梁少白貂裘染乃一揚州鹽
客眷舊院妓楊小環求其題詠曲成以百金爲壽今無
論其襍用庚清真文侵尋諸韻卽語意亦俚拙可笑真
不值一文

時尚小令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侵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宏後中
原人行瑣南枝傍妝臺山坡羊之屬李峒崆先生初自
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爲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

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煞髮髻三闋爲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閒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歛銀絞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媒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乾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婦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嘆又山坡羊者李何二

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絃索北調其語穢褻鄙淺并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羈人游壻嗜之獨深丙夜開尊爭先招致而教坊所隸箏琶等色及九宮十二律皆不知爲何物矣俗樂中之雅樂尙不諧俚耳如此况真雅樂乎

雜劇

北雜劇已爲金元大手擅勝場今人不復能措手曾見汪太函四作爲宋玉高唐夢明皇七夕長生殿范少伯

西子五湖陳思王遇洛神都非常行惟徐文長渭四聲猿盛行然以詞家三尺律之猶河漢也梁伯龍有紅線紅綃二雜劇頗稱諧穩今被俗優合爲一大本南曲遂成惡趣近年獨王辰玉太史衡所作真傀儡沒奈何諸劇大得金元蒜酪本色可稱一時獨步然此劇但四折用四人各唱一折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逞其長歌者亦盡其技王初作鬱輪袍乃多至七折其真傀儡諸劇又只以一大折了之似尚隔一塵頃黃貞甫汝亨以進賢令內召還貽湯義仍新作牡丹亭記真是一種

奇文未知於王實甫施君美如何恐斷非近日諸賢所辦也湯詞係南曲因論北詞附及之

梁伯龍傳奇

同時崑山梁伯龍辰魚亦稱詞家有盛名所作浣紗記

至傳海外然止此不復續筆其大套小令則有江東白紵之刻尙有傳之者浣紗初出梁游青浦時屠緯真隆爲令以上客禮之卽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泔水以酒

海灌三大孟梁氣索強盡之大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
屠每言及必大笑以爲大快事

張伯起傳奇

伯起少年作紅拂記演習之者徧中國後以丙戌上太
夫人壽作祝髮記則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順矣其繼之
者則有竊符灌園屢虎符共刻函爲陽春六集盛傳
於世可以止矣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將楚人李應祥者
求作傳奇以侈其韻潤筆稍溢不免過於張大似多此
一段蛇足其曲今亦不行同時沈甯菴璟吏部自號詞

隱生亦酷愛填詞至作三十餘種其盛行者惟義俠桃
符紅蕖之屬沈工歌譜每製曲必遵中原音韻太和正
音諸書欲與金元名家爭長張則以意用韻便俗唱而
已子每問之答云子見高則誠琵琶記否子用此例奈
何訝之

戲旦

自北劇興名男爲正末女曰旦兒相傳入於南劇雖稍
有更易而旦之名不改竟不曉何義今觀遼史樂志大
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且管一調如正宮越調大食

中呂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
叶之按此卽今九宮譜之始所謂旦乃司樂之總名以
故金元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流傳至今旦
皆以媚女充之無則以優之少者假扮漸遠而失其真
耳大食今曲譜中訛作大石因有小石調配之非其初
矣元人云雜劇中用四人曰末泥色主引戲分付曰副
淨色發喬曰副末色主打諱又或一人裝孤老而旦獨
無管色益知旦爲管調如教坊之部頭色長矣

填詞名手

本朝填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
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其刻本名誠齋樂府
至今行世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絃索穩叶流麗猶
有金元風範南曲則四節連環繡襦之屬出於成宏閒
稍爲時所稱其後則嘉靖閒陸天池名采者吳中陸貞
山黃門之弟也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偷香記陳
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諸劇今惟明珠記盛行又
鄒山人若庸玉瑛記使事穩帖用韻亦諧內湖西游一
套尤爲時所膾炙所乏者生動之色耳近年則梁伯龍

張伯起俱吳人所作盛行于世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
門外漢也近沈甯菴吏部後起獨恪守詞家三尺如庚
清真文樞歡寒山先天諸韻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
少假借可稱度曲申韓然詞之堪入選者殊魁梅禹金
玉合記最爲時所尙然賓白盡用駢語餽釘太繁其曲
半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枯體粉捏化生欲博人寵
愛難矣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
價奈不諳舊譜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年
來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曉文墨者動輒編成

一傳奇自謂得沈吏部九宮正音之祕然悠謬粗淺登
場聞之穢溢廣座亦傳奇之一厄也 沈甯菴自號詞
隱生按北宋万俟雅言在徽宗朝直大晟府亦自稱詞
隱豈偶合耶抑慕而效之也

邱文莊填詞

邱文莊淹博 本朝鮮儷而行文習拖不爲後學所式
至填詞尤非當行今五倫全備是其手筆亦俚淺甚矣
初與王端毅同朝王謂理學大儒不宜畱心詞曲邱大
恨之因南太宰王僉爲端毅作王大司馬生傳稱許太

過遂云若有豪傑駁之禍且不測又端毅所刻疏橐凡成化閒畱中之疏俱書不報邱又謂王故彰先帝拒諫之失御醫劉文泰得邱語因挾仇特疏而王遂去位所以報五倫之怨也五倫記至今行人閒真所謂不幸而傳矣又聞邱少年作鍾情麗集以寄身之桑濮奇遇爲時所薄故又作五倫以掩之未知果否但麗集亦學究腐譚無一俊語卽不掩亦可

白練裙

頃歲丁酉馮開之年伯爲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

時屠長卿年伯久廢奉恩詔復冠帶亦作寓公墓狹邪寇四兒名文華者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踞廳事南面呼姬出拜令寇姬傍侍行酒更作才語相向次日六院喧傳以爲談柄有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裙摹寫畧憨狀曲盡時吳下王百穀亦在畱都其少時曾眷名妓馬湘蘭名守真者馬年已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尙講衿裾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列醜態一時爲紙貴次年李九我爲南少宰署禮部追肆刻本毀其板然傳

播遠近無筭矣子後於都下遇鄭君譽其填詞之妙鄭
面發赤囑予勿再告人

曇花記

今上十二年甲申——主事俞識軒顯卿論劾禮部主
事屠長卿隆得旨兩人俱革職爲民識軒松江之上
海人爲孝廉時適屠令松之青浦以事干謁之屠不聽
且加侮慢俞心恨甚至是其疏指屠淫縱且云與西甯
侯宋世恩夫人有私并及屠帷簿至云日中爲市交易
而退又有翠館侯門青樓郎署諸媒語 上覽之大怒

遂竝斥之屠自邑令 內召甫年餘俞第後授官祇數
月耳睚眦之忿兩人俱敗終身不復振人亦惜屠之才
然終不以登啓事也西甯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亦能
新聲頗以自炫每劇場輒闌入羣優中作伎夫人從簾
箔見之或勞以香茗因以外傳至於通家往還亦有之
何至如俞疏云云也近年屠作曇花記忽以木清泰爲
主嘗怪其無謂一日遇屠于武林命其家僮演此曲揮
策四顧如辛幼安之歌千古江山自鳴得意予于席閒
問馮開之祭酒云屠年伯此記出何典故馮笑曰子不

知耶木字增一蓋成宋字清字與西爲對泰卽甯之義也屠晚年自恨往時孟浪致累宋夫人被醜聲侯方嚮用亦因以坐廢此懺悔文也時虞德園吏部在坐亦聞之笑曰故不如予所作曇花序云此乃大雅目連傳免涉閨閣葛藤語差得之予應之曰此乃著色西游記何必詰其真僞今馮年伯歿矣其言必有所本恨不細叩之

余山詩話卷上

明 華亭陳繼儒仲醇著

元旦拜年衣冠逐逐大是可憎不知起於何時文衡山先生一絕真可撫掌也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翟公鑿嘗自製對聯云靜亦靜動亦靜五臟剋消夫慾火榮亦忍辱亦忍平生不履于危機常熟嚴公訥輔政時封公尙在其門聯云堂上雙親壽朝中一品家申公時行解相印歸其堂聯云無毀無譽三代直道

而行知止知足四時成功者退陸文裕公在京邸中
則榜世廟御撰一聯云抑人是自抑揚人其自揚都
城鄭宮保敬庵諱紳者以工部尚書告老其堂聯云
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閒人養太和翟中丞諱鵬者
其堂聯云徒有寸丹懸帝闕竟無尺素達權門王中
丞機更號六陽山人嘗榜其堂曰偶爾謝上天富貴
歸來作平地神仙又有天上有人扶日月山中容我
老漁樵吾鄉包公節與弟孝以兄弟進士爲南北兩
臺其門聯云兄進士弟進士一天雨露南御史北御

史兩地風霜湯東谷廳事春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
南郭先生且濫竽後廳曰片言曾折獄一飯不忘君
蓋東谷嘗從興濟伯楊忠定公奉迎鑿輿故云其東
偏曰暫掛西山笏閒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
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

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
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管夫人亦嘗畫懸崖
朱竹一枝楊廉夫題云網得珊瑚枝擲向篔簹谷明
年錦棚兒春風生面目

馬遠畫竹下有冠者道士持酒杯侍以二童一鶴在烟
泉之間上有詩云不禱自安緣壽骨人閒難得是清
名淺斟仙酒紅生頰永保長生道自成賜王都提舉
為壽上有辛巳長印下有御書之璽

唐褚遂良貶潭州都督行部至邑洗筆池上後人為立
祠宗邑令榜曰唐大都督褚公洗筆池咸淳中邑令
趙必穆於池中得斷碑上刻褚公湘潭偶題詩云遠
山嶠翠翠凝烟爛漫桐花二月天遊徧九衢燈火夜
歸來月掛海棠前餘皆莫辨

王元美先生答慎侍御書曾以示余余見而錄之如左
來書桃源行云物外起田園起字不知何解答云即
今起房屋俗語之所由始也王建詩妾家高樓連苑
起亦此義

溫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此句不解所謂答云雙
五畝也末句云四十雙蓋二百畝也見唐書南詔傳
官給田四十雙為二百畝也陶南村輟耕錄則謂一
雙為四畝

陸龜蒙橘詩珍重更過三十子不堪分付野人邊王僧

辨嘗爲荆南得橘一蒂三十子以獻梁武帝

趙魏公宋秀王之後子趙仲穆能作蘭木竹石張伯雨
題其墨蘭云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
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仲穆見而愧之蘭
遂絕筆

倪元鎮畫竹其上有高季迪題倪君好畫復眈詩瘦骨
秋來似竹枝前夜夢回如得見紙窗斜影月低時

張子容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朝霞晴作雨
溼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而盛唐中唐分焉

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道士行
還鄰角里先生住寶淨僧居共齋粥已看富貴如風
霧我來三宿夜連牀行路荆榛歲將暮壬子九月十
九日爲潘翁仲暉寫并賦詩右方瓚題雲林此畫在
長安中

宣和時酒店壁閒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
騎馬人

古今雪詩甚多獨中峰老人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漫
誰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啓窗猶看玉琅

玕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荆山居士嘗論朱淑真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

嵩山僧贈余木瘦爐余銘之云形固可使如槁木乎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惟我與爾有是夫又有天台僧寄余藤杖余答以詩云僧寄天台杖支余獨上臺借他時點綴不是老相催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秋聲滿松壑并與夕陽來

余藏有錢舜舉茄菜二畫上有趙松雪題云天上歸來兩鬢皤山園近日竟如何年年五月黃梅雨老瓦盆中此味多此余友十年前所畫今余謝事歸來偶閱書笥而得此因作詩以識之至治元年五月廿二日也題菜云歸老林泉無外慕盤中野菜飯黃梁交遊來往休相笑肉味何如此味長至治元年五月廿二日檢出篋旣得錢舜舉茄畫一幅而又有其畫菜因有所感而吟之也子昂記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建

庭于淮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于鏃曷山謂之北
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

後漢楚王元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仁祠
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顛清

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綱目以祠爲慈竝非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支張九齡荔支賦云維
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生野
岸及紅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支爲側生雖本之
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妃

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又好奇故耳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
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卽詩所謂平林也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卽
所謂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尙未回也詩本淺
宋人看得深反晦矣

東坡詩鮫綃剪碎玉簪春檀暈妝成雪月明肯伴老人
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按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
淺赭所合婦女暈眉色似之人皆不知檀暈之義何

也

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
誰家紅袖倚高樓右樊川詩宋顧大中曾于南陵巡
捕司舫子臥屏上畫此詩意而人不知其名未甚賞
譽後爲具眼者竊去乃更歎息

項希憲藏石田水墨三檜卷極奇翁後大字跋云虞山
至道觀有所謂七星檜者相傳爲梁時物也今僅存
其三餘則後人補植者而三株中又有雷震風擘者
尤爲僂異真奇觀也暇中與子壻史永齡往觀焉永

齡因請圖之歸爲而翁西村先生之玩蓋以西村未
嘗見也并寫歸途所得詩于後西村甯不有以教我
乎昭明臺下芒鞋緊虞仲祠前石路迴老去登臨誇
健在舊遊山水喜重來雨乾草愛相將發春淺梅嫌
瑟縮開傳取梁朝檜神事袖中疑道有風雷
楊廉夫寄元鎮一絕云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青松七
八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來自寫草堂圖

廖凝十歲作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
如意中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吟別兄詩云別

學海類編
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
廖凝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
生笑曰裴說刳墓賊耳

僧貫休入蜀上王建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
得得來建大悅賜號因名爲得得和尚

蔡君謨謂范文正曰公採茶歌云金黃輒畔綠塵飛碧
玉甌中翠濤起今茶絕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耳
欲改爲玉塵飛素濤起如何希文曰善

詩僧祖可身被惡疾人號爲癩可善權亦能詩人物清

麈人目爲瘦權可詩如清霜羣木落盡見西山秋又
谷口來斜日數峰生夕陰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土爲
魚米之地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李善注牽絲初任
也解龜去任也

靈川縣西南一十里高數仞可容數榻泉繞洞前又名
華巖洞世傳昔有桃花片闊寸許從洞口流出石壁
有詩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東望蓬萊

三萬里等閒歸去等閒來

元結刺道州承兵賦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杜子美稱之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夫文人作吏非厭其煩則厭其俗使摛辭之士盡如元次山孰謂詞賦家不可入循良傳耶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液從兄泣竝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湜時執政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可致其年不可及也然湜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誅蕭至中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荊州夫進取不已卒罕令終文章富貴門第少年四者亦何足恃哉

仁宗朝諫官累言陳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陛下眷
意不替者得非執中嘗于先朝乞立陛下爲太子耶
先帝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上曰非爲
是但執中不欺朕耳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相劉
公沆王公堯臣爲參政議立皇嗣事祕不傳永豐中
三公已薨獨潞公畱守西京應召赴闕恩禮隆厚及
還上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乃知丙吉而後
如若公者非特謹厚得體可格九重亦恐讒邪小人
如陰螫執中者借以爲口實耳

胡忠簡貶謫李彌遠贈以十事其最警策者曰名節之
士猶未及道宜更進步又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
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又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
地而安夫萬里投荒孤身禦瘴人生至此那復可堪
今聖朝寬大被謫命則討差而歸聞除書則投袂而
出此亦士大夫不幸中之幸也然古人則反有以此
鍛鍊一生者黃魯直答劉文學詩云人鮓甕中危萬
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
石心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曰柔奴

姓宇文氏眉目媚麗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坡問
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夫山谷天生鐵漢若柔奴兒女子乃能如是使羈人
遷客聞其言真可謂炎海變清涼也
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塞飢倉纔過
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如是思省自可
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骨肉并尿糞強作嬌嬈
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若能如
是思省自可寡慾矣

米顛捕蝗帖云魯君素誘芾者與薛至親一體加毀幸
天恩曠蕩盡賴恩庇及此愧惕又雲林帖云友生愧
瓚上公武先生比承專寄痊鶴銘跋尾辨證深見遠
懷小楷寬綽而逾媚尤得唐人風格敬嘆敬嘆命寫
鄙作謹書上求教益比來想惟尊履康裕正月中爲
醉客捶罵不肖亦醉頽然如土木偶人不屑也人所
能共知聞乃反興誘於雲門翁謂譏議其詩文字畫
况雲門學皆造極其艱虞中又畱遇僕不薄僕果爾
人耶獸耶聞雲門中不無少動是不可曉也四日瓚

啓此蹟在樵李包儀甫家公又有次韻答友人詩吹
竽豈爲求齊好在楚何妨自越吟醉人捶罵吾何恤
且復清尊與子斟其詩疑一時作也不知唾罵者何
人二公想皆以顛迂得罪

吳惟信寓白鶴村糜先生登諸父也一日相遇扣所作
惟信誦一絕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
梨花瘦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糜不覺下拜曰
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
置矣蓋前輩服善如此

秦檜嘗語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
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
老不問親讎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
生民之福檜默然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
王端毅公秦左史汝南強景明晟上詩曰八十耆年
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
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
事業三槐傳畱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夫大
臣去就出處上係社稷安危下係士林瞻表故薦得

數輩賢才乃可弛乾坤之負擔養得百年名節方能
傲風月之全身

王元宰飛白竹一軸題云己丑歲夏五月二十二日會稽王冕寫瀟灑三君子是伊親弟兄所期持大節莫負歲寒盟赤城陶君九成故家子也淳粹雅澹有出塵風韻讀書之暇每以翰墨自適余寓西湖之東九成時來會談竟日退有不忍舍者其仲季皆清爽真芝蘭玉樹不下王謝家也遂題而歸之

陳後山攜所作謁南豐一見愛之因畱款語適欲作一

文字因託後山爲之後山窮日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就坐取筆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牛僧孺赴舉之秋常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僧孺詩曰粉暑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

論世上昇沈事且鬪一本尊前現在身珠玉會應成

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

謁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

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

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

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

焉宰相三朝後至印可以陞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

夕方整前驅劉乃戒其子咸久丞雍曰吾成人之志

豈料為非汝輩進修守中為上夫文字之交本是淨

緣而常結惡業故虛心者宜待之以曾南豐盛氣者
不宜待之以劉禹錫

葛延之嘗以親製龜冠獻東坡贈以詩曰南海神龜三

千歲北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一鑽

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岫嶠耳孫創其製今若此

去甯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集中無此詩

余山詩話卷中

明 華亭陳繼儒仲醇著

余山慧日院佛像落成徐文貞入山中奉世廟欽賜蟒
衣一襲付僧圓實因賦一絕云單衣露冷宿曇華誤
縮宮袍傍帝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袈裟
丁酉陸平泉八十有九矣亦以衲衣一襲付慧日院
手書偈於衲之表云解組歸來萬慮捐盡將身世付
安禪披來戒衲渾無事不向歌姬爲乞緣此二事與
東坡解衣畱鎮山門同一風流也

咸甯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南淮見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卻四民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悠悠無役老人懷春日烘門晏始開遊衍太平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黨富家發公道燕均貧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余今年六十凡事舉在及念中但醉吟兀坐飽飯終日以享太平而已故賦此詩沈周書公六十爲癸卯

趙子昂畫淵明像一卷題云既書歸去來餘興未盡乃作竹石淵明亦當愛此耶後有王行元末人歿于難詩亦清雅而石田亦有詩云典午山河已莫支先生歸去自嫌遲寄奴小草連天綠剛剩黃花一兩籬

思陵草書詩一卷云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蟠木甯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必問閒人其墨跡藏項家每行止一字字大如拳押縫有御書之寶書後有御書瓢印收藏有王濟之圖書

及三槐堂印

蕭楚材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
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淮南閒殺老尚書蕭改
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語左右以實對蕭曰
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
平何也公曰蕭君吾一字之師也

繁舉字彥舉陝人性嗜酒工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落
以死同時有鄭雲表者慕彥舉之爲人作詩輓之云
形如槁木因詩苦眉鎖愁山得酒開人以爲寫真云

咸陽郭氏一蒼頭曰捧劍每遭鞭箠一旦忽題詩曰青
鳥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其
主遂稍容之

有僧名無夢手持木牌書二詩云身爲車兮心爲軾車
動軾隨何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荆與棘
身爲客兮心爲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安
甯精神營定辭君去

越中牡丹開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水平
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文詩
正月十六謂之耗磨日張說詩云磨耗傳茲日縱橫道
未宣

余見倪雲林畫一幅題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
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著行

文湖州竹一幅在橫冊上乃折竹也其題者二人柯九
思題云湖州放筆奪造化此事世人那得知楚然何
處見生氣彷彿空庭月落時金粟道人阿英題云湖
州昔在陵州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三作折
分明雪後上窗時

李林甫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曰中興惟白雲身
外卽丹青山水小類李中舍

參寥子秦少游與之友以契許嘗在臨平道中作詩云
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
路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見爲寫而刻諸石宗婦
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

安吉碧瀾堂素有奇怪郡士晁子芝嘗與客游眺於彼
迫暮共見水面一好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葉足履
萍草而來晁料其異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

學海類編
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
上游兩鬢蕭蕭釵正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曹松贈方干詩後輩難爲措機杼先生織字得龍梭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紙輒送五

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裏相思

丁酉秋病瘡借得顧光祿宋人畫冊有宋徽宗題王右

丞山居圖載宣和畫譜危樓日暮人千里孤枕風秋

雁一聲宣和殿書有宋高宗題趙伯駒畫宋高宗題

馬和之畫宋周儀畫宣和御題趙千里做大李將軍

筆宋高宗題李唐畫月團初報淪花瓷啜罷呼兒課

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宋馬和之

畫六幅宋楊士賢畫對幅南宋趙千里宋夏珪畫對

幅宋馬遠畫宋李唐畫對幅宋徽宗畫對幅宋毛益

畫對幅宋吳炳畫宋李迪畫對幅宋趙孟堅畫蘭花

對幅趙子昂山水四幅瘦馬一幅管夫人竹一幅

王叔明石梁秋瀑其上題云至正辛丑九月三日與陳

徵君同宿愚庵師房焚香烹茗圖石梁秋瀑翛然有

出塵之趣黃鶴山人王蒙寫其逸態云梁掛飛泉遙

噴雪山閒疏樹淨含霜幽人自愛清秋景閒坐虛窗
對夕陽周伯昂題一道飛湍萬壑流平林如撼錦光
浮山翁獨坐有何事洗耳端來笑許由耕雲題林際
飛泉銀漢長水邊細草紫蘅香奔流峽底雲雷起疑
在匡山瀑布旁陸有恆題

陳希夷詩倏爾火輪煎地脈愕然神漢湧山椒神漢字
甚奇而不知其出于列子即易所謂山澤氣相蒸雲
興而爲雨也

升菴有紀行詩山遮延鷺堠江繞畫烏亭用事甚僻而

不知出處按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取延望
之意其時亭候多刻鷺像也上句用此漢明帝起居
注帝巡狩過亭障烏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烏
啞啞引弓射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
天下亭障皆畫烏下句用此

陳陶詠竹詩青嵐帶亞思君祖綠潤偏多憶蔡邕註陳
張君祖竹賦青嵐運帶碧空掃烟蔡邕竹贊綠潤碧
鮮恬文紫錢

唐李郢詩薄雪燕翁紫燕釵釵垂簾欵抱香懷簾欵下

垂之貌又作麗歎

按歎字不見他字書只見花間集溫庭筠詞

賈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為平生之冠全集
不載坡詩註用之

夜漏五五相遞為二十五唐李郢詩云二十五聲秋點

長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今猶沿之

張公位趙公志皋皆與江陵相左由翰林出為州同後俱拜相楚中周御史以詩戲之曰龍樓鳳閣九重宮

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
同

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

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眾王榮老嘗官于觀州龍宮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

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有止有黃塵尾以獻之風如
故又以端石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
不驗夜臥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
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公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不識
鬼甯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
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夫文人翰墨卽盜賊鬼
神且不能忘情如此後世嫉賢如讎諱文若崇豈別
具一肺腸耶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
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
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就得謝寇準自永興被召野
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
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于窗朝夕吟
哦之說者謂寇萊公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
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曉悟于魏處士者其詩云沙堤
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
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自小事若夫一朝綰印千

里輿棺此又更輸牖下老人一著也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陞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荆公哀詞有慟哭一聲惟有涕故時賓客合何如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蓋當時已病人情之薄如此若今則弁髦蒙師彎弓座主吾不知歐陽芸叟見之當何如嘆息也

楊鐵崖云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泖閒殆且二十年

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峰張句曲周易癡錢思

復爲倡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爲歌歛伎第池臺

花月主者乏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

松江鍾海鹽聲伎高讌余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臺

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春水宅

先生舫名

越吳越閒

好事者招致效昔人水仙舫故事蕩漾湖光鳥翠望

之呼鐵龍仙伯顧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客有小

海生賀公爲江山風月福人且貌公老像以八字字

之又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
銜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擔擔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遊魂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
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老人苦喪子日暮泣成血老
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因自誓曰若有輪
迴當再爲顧家子顧果復生一子至七歲不能言其
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隨叙
平生事歷歷不誤乃知羊叔子事非怪其子卽非熊
也

歐陽文公老歸于鄉省墓交謁公應接紛紛一日令勒
馬入隘巷問某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驚問
公以其人亦嘗謁見故答其意耳江西甘矮梅先生
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眾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
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畱蔬
食否及設饌惟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啖此
者第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
暖麥飯葱湯亦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
炊烟先生之意深矣前輩重風誼而忘貴賤如此吁

今亡已夫

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卽苟全性命于亂世七字不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功垂就令致問之于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二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袞鉞之任乃攜妓妾輜重慢藏冶容行于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于高雞泊惟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欲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十分清苦庶可自全則古傭保髡奴皆此意耳

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

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賢妃權氏朝鮮人尤穠粹善吹玉簫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臨城薨謚恭獻

山鳥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真率漏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觴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靈巖對植雅宜山穹林巨石臨蒼灣若翁遁跡在其麓
有子讀書長閉關松根茯苓煮可握簷下慈烏去復
還寫圖愛此錦步障白雲紅杏春爛班至正乙巳五
月廿三日勾吳倪瓚畫雅宜山齋圖賦詩以紀歲月
趙魏公嘗云郭祐之贈余詩世人漫說李龍眠那知己
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望使伯時尙在當與之抗衡
也

虎邱顏真卿詩云劍池穿萬仞磐石坐千人故名千人
坐

孟郊落第詩云題詩怨還怨問易蒙還蒙本望文字達
今因文字窮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
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曹鄴及第詩云故衣未及
換尙有去年淚肩吾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二
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猶未能忘情
於得喪也杜荀鶴老而未第詩云知己雖然切春官
未必私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贈之云
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山谷和云今年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文譜
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于己門生
歸命于天其賢矣乎

李衛公德裕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
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市
千遭繞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挂
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耳太
尉當軸朝列爲私憾出于此者貧道憫之爲收其骸
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返走心痛欲
死然公頗爲寒進開路及南遷或有詩云八百孤寒

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公太和七年自西川回入
相上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小
人亦有怕者此公只是恩仇分明恩者不足令人德
而仇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亦曰好人懷惠又欲人
畏威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爲己任此其短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攜壺逐勝憩于逆旅風雨暴至有
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于此穎士頗悔之雨止老人
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爲吏部侍郎王邱也明日
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忽其

止于一第乎果終于楊州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君座耳後正爲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于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科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旣而次榜亦首選

兩人相見俱甚赧此同輩不可輕也

兩人詩話卷下

余山詩話卷下

明 華亭陳繼儒仲醇著

國初廬陵諸君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爲時所稱
譽者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
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
大夫陳甯奸深爲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
關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
功成猶遣歷閒關之句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
賜白金二十兩綵緞一端未幾拜浙江提刑按察司

僉事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江漢旣平觀被徵洪武初建大本堂命觀侍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十一月冬暖如春上召偕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深冬晴暖動逾旬內苑遊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鱗和鸞喜奉彤車御式燕慚叨紫禁賓淑氣已從天上轉人間無地不陽春上覽之大喜

潤州鶴林寺中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卽此地也米元章愛其松石沈秀誓以來生爲寺伽藍擁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祀于寺之左偏余謁之乃袍笏像也

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爲和靖清節映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云山谷題水仙用此事云錢塘昔聞水仙廟荊州今見水仙花暗香靚色撩詩句宜在林逋處士家

僧齊已聽琴詩云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
此天下自和平余極喜誦之同時徐東野有詩云我
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
發毀形自學無生理
陸瑁湖邊水漫流谷陽城外問漁舟鱸魚正美蓴絲熟
不到秋風已倦遊陸平泉公作也不減老坡
莫中江先生云中州地半入舊府惟李于鱗送客河南
詩云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可謂詩史
而語意含蓄有味

唐喻鳧嘗曰我詩無羅綺鉛粉宜其不售余見王子久
山水一幅上有句曲張伯雨題云由來老筆荆關輩
施粉施朱笑後生

漁父圖仲姬題云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
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子昂和云渺渺烟
波一葉舟西風木落五湖秋盟鷗鷺傲王侯管甚鱸
魚不上鉤

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道士行
還鄰角里先生住寶淨僧居共齋粥已看富貴如風

學海類編 卷一
霧我來三宿夜連牀行路荆榛歲將暮壬子九月十
九日爲播翁仲暉寫并賦詩右方瓚題此畫在長安
中

池州翠光亭有岳武穆詩愛此倚欄干誰同寓目閒輕
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颯外征帆杳靄閒予
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關今世所傳者惟岳墓二石刻
耳

王筠寓直詩霜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特類志曰護門
草出常山取寘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吐之一名

百靈草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薄者曰輕容卽今之銀條紗類
也王建官詞嫌羅不著愛輕容李賀詩蜀烟飛重錦
峽雨測輕容是也

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
縣南之匡山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
藏李白讀書山是也後竟終于采石病革猶以詩草
託友人捉月之說流傳誤矣

東坡歌云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

東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太白歌云猶人張網置
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旁卓問有魚否答
曰無魚有詩乃鼓枻而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
大江水碧連空世閒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
其姓氏不答

陸務觀云拄杖班竹爲上竹欲老瘦而堅勁班欲微赤
而點疏賈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
身遲莫嫌滴瀝紅班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善言拄杖

者也然非予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余有唐六如夢草圖卷范寬上題詩云池塘春漲碧溶
溶醉臥沙塵淺草中一夢熟時鷗作伴錦衾何必抱
輕紅崔氏青衣崔與柳生厚死猶冥合輕紅從焉又
曹惠得木耦人自稱輕素元章有尺牘云見楊大年
千文愛其傾側之勢出右軍外今楊文公書世不見
石刻則元章書學政不當從古帖求之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如練玉
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俱千古奇語不

宜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卽此瞭然齊隋以還神氣都
盡矣

展子虔乃大李將軍之師韓氏所藏人物卷最爲奇古
山谷嘗有詩云人閒猶有展生筆物事蒼茫烟景寒
常恐花飛胡蝶散明窗一日百回看

七月一日風雨急傍改集桐里湖邊吹夕涼蕉柳葉滴然

改輦籠翡翠荷花迷睡改濺鎖改溼鴛鴦卻疑身在瀟

湘渚且著舟停雲錦鄉笑改我雖改非徐孺子陳蕃

下榻更銜觴七月一日畱昌言高尚書堂戲寫此圖

并賦贈焉瓚壬子下有陽文雲林子印此畫藏項元

海家

山谷謝惠橄欖詩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
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挽方回注戎州蔡次律
家軒外有餘甘余名之曰味諫

呵膠出虜中可以羽箭又宜婦人貼花鈿呵噓隨融故
謂之呵膠劉貢父有和陸子履詩云此膠出從遼水
魚白羽補綴隨呵噓

俗言社日酒治聾故李昉贈李濤云社翁今日沒心情

爲乏治聾酒一瓶社翁李濤小字也

黃亞夫魯直父也有怪石一絕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
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
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惟擁
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晚唐江東三羅隱蚪鄴也鄴詩如閨怨云夢斷南窗啼
曉烏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城
到曉無南行云臘晴江暖鷺鶉飛梅雪香沾越女衣

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二詩隱蚪不及
也

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
忿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
有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
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
後人改松作枝語意索然矣

元楊廉夫竹枝詞和者五十餘人予獨愛徐延徽一首
云盡說盧家好莫愁不知天下有牽牛膽拋萬斛鱸

脂水滙向銀河一色秋
映天不昏素半銀
賦萬機期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
黑花飛眼雪生髯
扶衰每藉過頭杖
食肉先尋剔齒籤
右臂拘攣巾不
裹中腸慘慼淚常淹
移牀獨就南榮坐
畏冷思親愛
日簷籜冠徐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真知灼見者不能
諳此悲夫洪皓熙甯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
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
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
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皓

得詩卽歸養錢塘吳慥洪武閒官四川其父敬夫思
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
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
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泣然
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嗟乎世之宦遊者多矣
銜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陟屺目窮心折終
不敢少露于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
沈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
則前詩可念也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李
爲絕句曰公子乘閒臥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
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平曾謁華州李相不
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卻
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來劉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
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
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自古公卿家專有
此病故古人以將命典謁爲重然爲士者宜使王公
聞其名而不得見則前詩又覺多事矣

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袖詩謁之皎然指其御溝詩云
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艷然作色而去僧亦
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於掌
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皎然展
手視之遂定交呂氏童蒙訓云杜云新詩改罷自長
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
皆竄定有終篇不畱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
韓子蒼云今集本東坡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
下筆奇偉尚竄定如此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

學海類編
於容易而未嘗于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
點竄塗乙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唐子西語錄云
詩語最難事吾于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苦甚悲吟
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
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比之前時稍
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
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
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篇略不經
意真可愧哉

洪崖跨白驢曰雪積其詩云下調無人采高心又被嗔
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

古人憔悴字憔悴寫蕉悴寫萃杜子美詩云中郎石經後
八分蓋蕉萃

金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林碧殘霞
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峰其後流落劉昂贈
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
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二頃山田半欲蕪子孫
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蕭蕭雨紅日花稍入夢無秦

娥爲之泣下

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殷勤頻借問
妾家祇住杏花東侯成叔西池春游記婦人詩也
客過草堂叩余巖樓之事余倦於酬答但拈古人詩句
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栖遯曰得閒多事外知足
少年中問是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錄
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獲終老曰研田無惡歲酒國
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寂寥曰有客來相訪通名
是伏羲

沈監運得巽石於葉石林之廢圃舊有刻曰採菱渡其
陽字二行王摩詰石虛用中書皆有印文復刻摩詰
詩于下方云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村西日斜杏樹壇
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此輞川舊物立於採菱渡者
韓退之詩云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
生常苦心子瞻詩云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
逐什一安敢搏九萬二公猶不免徘徊于進退之間
其後退之迷雪于衡山子瞻望日於儋海回視闔戶
擁衾簞瓢藜藿不在天上乎故考槃詩云獨寐寤言

永矢弗諼

雪景莫若山山雪莫若月下余嘗日擊而賦四言詩云
夜啓巖牖淡而無風月直松際雞鳴雪中蓋實景也
余嘗過一山鄰老而嗜花紅紫映戶弄孫負日使人不
復知有城居車馬之鬧况市都滾滾塵邪余贈以詩
云有箇小門松下開堂前名藥繞畦栽老翁抱孫不
抱甕恰欲灌花山雨來

仇山村詩云艱危頗得文章力嫁娶各隨男女緣又云
無求莫問朝廷事有恥難交市井人

唐人詩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崑山俞
仲蔚詠劍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讀
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爲冰霰矣

蘇易簡特受宋太宗顧遇性特躁進罷參政知鄧州年
纔逾壯有不勝閒冷之嘆贈老僧詩曰憔悴二郎三
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退位菩薩難
作竟不登強仕而卒世言躁進有夏侯嘉正爲館職
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
恨矣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嘆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文評
曰使我于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寇準年三十餘
太宗欲大用尙以其少準遽服地黃復餌蘆菔以反
之未幾皓白宋李宗諤云先公少多病炙灼殆無完
膚故從伯趙相國謂曰大凡壯年宦仕忌于太速肌
體患在太豐觀子氣實神深雖體中多疾無足慮也
范鎮東齊記事云嘉陵江上有二鵝未成躍出巢穴
往往墜崖下死其天性峻勇是躁進之類吁可畏哉
馮當世慶歷中以鄂中薦至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沒
春來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

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向敏中拜相門
庭悄然無一人昌武向親也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
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
自上卽位未嘗降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
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未測其意又歷陳前
世爲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
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
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召對上問昨日見敏
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

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夫向敏中能耐宰相而馮當世不能耐第一要是識量不足若使第一時不誇在人

前則為宰相時定不落人後

世為對快香煙受虧受之益命之重公亦知耶

者論叔越所以至此公亦知耶未嘗其意又謂

自土鳴並未嘗判識對非當之命自非

開朝福士大夫不

家謝然無一

